



西漢書疏目錄

卷之一

漢高帝

張良

諫沛公居秦宮

對漢王問計

蕭何

勸漢王封韓彭

勸高帝都關中

韓信

對漢王問計

陳平

對漢王問計

三老董公

說漢王伐楚

酈食其

勸漢王屯敖倉

說高帝都關中

勸高帝徙民實長安

陸賈 對高帝

田肯 上高帝

叔孫通 諫高帝易太子疏

欒布 對高帝

薛公 對高帝問

隋何 說淮南王布歸漢

漢文帝

宋昌 勸代王入帝

賈山 上文帝至言

季布 進文帝

賈誼 上文帝治安策 論積貯

請封建子弟疏 諫復封淮南四子

卷之二

漢文帝

晁錯 上言兵事 論守邊備塞事

論募民徙塞下

袁盎 諫文帝

張釋之 諫拜嗇夫 論犯蹕法

馮唐 對文帝不能用頗牧

田叔 對文帝問長者

鄒陽 獄中上吳王書

緹縈 上文帝書

漢景帝

鄧先 對景皇帝誅晁錯非

枚乘 奏吳王書 再上書諫吳王

漢武帝

董仲舒 賢良策一 賢良策二 賢良策三

論限民田 三仁對 郊祀對

主父偃 諫伐匈奴

徐樂 上言世務

終軍 白麟奇木對

朱買臣 上言破東越

王褒 聖主得賢臣頌

卷之三

漢武帝

東方朔 諫起上林苑疏 化民有道對

公孫弘 賢良策

司馬相如 諫獵

吾丘壽王 議禁民挾弓弩

韓安國 議和親

唐 蒙 上書請通夜郎

壽蘭三 奏 上書救太子

司馬遷 上言救李陵

伍 被 諫淮南王安

漢宣帝

魏 相 諫擊匈奴書 表奏陰陽月令

路溫舒 上尚德緩刑書

趙充國 上屯田奏一 上屯田奏二

上屯田奏三

王 吉 諫昌邑王游獵 上疏言得失

張 敞 上孝宣帝封事 諫王太后游獵

奏黃霸議聞神雀

龔 遂 對安渤海

蕭望之 對災異問 上疏言諫官補郡

對滅匈奴

薛廣德 上書諫射獵

鄭 昌 上書訟盖寬饒

無名氏 為徐福上書

疏 廣 太子官屬對

霍光 謝昌邑王

魏相 奏行便宜故事

卷之四

漢元帝

劉向 條災異封事 上疏議甘延壽陳湯功

侯應 罷邊備議

賈捐之 罷珠厓對

匡衡 疏政治得失 論治性正家

貢禹 上言政事 上言除贖罪法

士伍尊 上書請復丙吉後爵邑

京房 上封事一 至新豐上封事二

至陝上封事三

翼奉 請徙都疏 奏災異封事

諸葛豐 上書欲治權幸 再上書

史丹 諫易太子

平當 上書請復太上皇寢廟園

卷之五

漢成帝

匡衡 戒妃匹勸經學疏 議郊廟

議定南北郊

劉向 極諫外家封事 諫起昌陵

常玄成 議罷郡國廟

谷永 應詔策 上疏訟陳湯 論神恠

上疏請勿治梁王 薦用薛宣

杜欽 上疏訟奉世功 應詔對策

議勿受伊邪莫演降

譙玄 上書諫專寵

朱雲 請劔斬佞臣

劉輔 諫立趙婕妤

辛慶忌 諫擊劉輔 諫殺朱雲

郭舜 上言請歸康居質子

梅福 上書言權貴大盛 上書請建三統

何武 災異封事

薛宣 上成帝疏

馮遂 治河奏

班婕妤 辭同輦

公乘興 上書訟王尊

卷之六

漢哀帝

王嘉 上疏論用材 日食上封事

諫封董賢

劉歆 毀廟議

孔光 災異對 應詔舉尚書令

杜鄴 日食對

耿育 上疏明先帝託後意

鄭崇 諫封外戚

師丹 上書言抑外戚大驟

議共皇太后廟禮

楊雄 上書諫許單于朝

母將隆 諫以兵器賜幸臣

鮑宣 諫封爵外戚

賈讓 奏治河三策

唐林 上疏請復師丹邑爵

漢平帝

申屠剛 賢良方正策

鄧暉 上書諫王莽歸漢神器

西漢書疏目錄終

西漢書疏卷之一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高帝

張良字子房
封留侯

諫沛公居秦宮

沛公初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
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曰

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
編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
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對漢王問計

酈食其說漢王刻印復立六國後以撓楚權
張良從外來漢王方食具以酈生語告良良
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問
曰何哉

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
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
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
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

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
商容執羽籥欲以化紂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
王欲以為三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

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

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四矣殷事以畢偃革為軒革者兵車也軒者朱
軒皮軒也謂廢兵車

而用乘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

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

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
陰弘農有桃丘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
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
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
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
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
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
立者復撓而從之云獨可使楚無彊強陛下焉得
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

勸漢王封韓彭

漢五年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
不會楚大破漢軍漢王復入壁謂張良曰諸
侯不從柰何良曰

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
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
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
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
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
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
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

勸高帝都關中

漢五年劉敬說高帝都關中上疑之左右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臯西有穀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特留侯曰

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穀函函三穀山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於是上

即日駕西都關中

蕭何沛豐人封鄭侯

勸漢王王漢中

高帝初為沛公入秦項羽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

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

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

韓信淮陰侯

對漢王問計

臣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噤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嘔音吁漢書作姁姁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刳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

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

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陳平

陽武人丞相

對漢王問計

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羽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對曰

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

三老董公

洛陽新城人

說漢王伐楚

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酈食其廣野君

勸漢王屯敖倉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指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

因曰

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出管子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

成臯即所謂也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

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

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

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敖倉在今鄭州滎陽縣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

上故名之曰救倉也塞成臯之險即沅水柱大行之道在河

北距蜚狐之口蜚狐在代郡西南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

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

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

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

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

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

說高帝都關中

劉敬戍隴西過雒陽遇高帝遂脫輓輅衣褐

見上上召賜食而問之婁敬因說上曰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

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

邠音胎雍州武功縣故豨城是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

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

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

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

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

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

營都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

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東周成周也西周王城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關不搯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

勸高帝徙民實長安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

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

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

陸賈

楚人大大

對高帝

陸生時時稱討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生乃對曰

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昭云後與趙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田肯

上高帝

高祖用陳平計執楚王信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

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

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

隔地絕千里所以能會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

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言其向下夫齊之勢易也

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

里之外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

叔孫通薛人太子太傅

諫高帝易太子疏

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

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

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云與帝共攻冒苦難

俱食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

誅以頸血汙地

樂布

對高帝

漢十一年高帝旣族彭越詔禁人勿收視樂

布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

越反耶趣烹之

布曰願一言而死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

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走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願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

薛公

故楚令尹

對高帝問

漢十一年淮南王黥布反召諸將問之汝陰侯滕公薦其客薛公有籌策可問上召見問

薛公對曰

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何謂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

隋何

說淮南王布歸漢

淮南王布發兵助楚漢王使使進書云竊恠
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
事之隋何曰

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
爲疆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
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爲楚軍先鋒今乃
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
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
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
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

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
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疆
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
然則楚王特以戰勝自疆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
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
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
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
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
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
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

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
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
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齊數月漢
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
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
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

漢文帝

宋昌

會稽宋義孫中尉拜
衛將軍封強武侯

勸代王入帝

文帝初爲代王高后八年后崩大臣共誅諸

呂迎立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疑

漢大臣屬意謀詐勸代王勿行以觀其變中

尉宋昌進曰

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
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
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
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
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
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
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

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賈山 潁川人

上文帝至言

山嘗給事潁陰侯爲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常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諱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諱與呼同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凡言離宮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

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
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
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
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
萬人吏以督領徒以役作曠日十年下徹三泉言深合采金石
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
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
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蓬顆言塊土生蓬者耳秦以熊羆
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

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
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
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
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
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
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
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
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
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
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

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
又廼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
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
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
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
瞽誦詩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
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
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
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
而酌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

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
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
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
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
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
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
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
天下窮固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
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

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
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
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
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
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
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
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
刻石著其功自以爲堯舜統治也言自美功德
也縣石鑄鐘虞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
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

文武紱世廣德以爲子孫基無過二三十世者也

夏十七世殷三十世周三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

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

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

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

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

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

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

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

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徃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

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也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毆與同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

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
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

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筭

不事免二口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

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

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

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

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

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所以順

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

而往聽之願少湏臾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

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鄉讀曰嚮今從豪俊之臣

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

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

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

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齊

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

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

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

西漢書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季布楚人河東守

進文帝

季布爲河東守孝文帝召欲以爲御史大夫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

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賈誼洛陽人梁懷王大傳

上文帝治安策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䟽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以逆誅故誼數上䟽陳時政其大略曰

臣竊惟執事可以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

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
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
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
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
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
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
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兵
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

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
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
祖與漢亡極建乂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
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
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
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
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
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

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建立國

勢必固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秦大其

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親兄之子

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濟今吳又見告

矣時吳王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

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虜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

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

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

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

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

太公曰日中不昃是謂失時操刀不割今令此道

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此語見六韜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

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

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

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

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

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

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

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席藉也言非有側諸公室之勢為之資藉

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塵與僅同劣也材之不逮

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

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

渥也渥厚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

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

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臣請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

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

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

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虜臣

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

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慮大計也

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

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

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制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

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

馮敬者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秦淮南厲王誅之適啓其口七首

已陷其匈矣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

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
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
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
變未知所移禍既古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
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坦屠牛者之而芒
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髓髀之
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
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髓髀也釋斤斧
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
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

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
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
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
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
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
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
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
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巨子之勿蒞
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
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圖小則亡邪心

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湏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王封內而大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皆入於漢故六頗入也

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柴竒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應劭曰置遺腹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

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
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踈

韜足踈古踈字韜古戾字言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䟽者或制

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韜可

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

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

匈奴媯媯侵掠至不敬也媯古為媯字為天下患至亡已

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

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

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

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痲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

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

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言無小

自為戰備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

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

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
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進謀者率以為
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

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

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

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

而笞其背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菑不搏反

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

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

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謂隸妾為之繡衣絲履

偏諸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襪領者也

也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

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

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縵音妾謂以偏美

者繡繡繡者織為斧形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

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

之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

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屈謂才力盡且帝之身自衣

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

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

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

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

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湏
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
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
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
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
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
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
相稽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背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然并心而赴時猶日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

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
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
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
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
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
也言所追赴唯計利與不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

者剽竊戶之簾塞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
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千萬石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

近十萬石耳非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
請徵發於下也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此
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此其亡行義之尤

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
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也恬安慮不
動於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
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
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
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
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
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
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

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

十三歲而社稷爲虛

虛讀曰墟謂丘墟

今四維猶未備也

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
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
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
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

楫

維所以繫船所以刺船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

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
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
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

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謂安故廼狻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

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者讀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

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
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
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
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
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
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
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
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磋
故無大過
可媿耻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
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

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步
上鈴也

中采齊樂詩趣中肆夏亦樂詩所以明有度也其於

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

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

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

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

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

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

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

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

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
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
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
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
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
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
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
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
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
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

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
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
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
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
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
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
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
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

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歐與驅同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

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

西漢疏
卷之十一
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

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

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藉也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

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

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

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

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

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

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

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

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蒙面吞炭必報襄子

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

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

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

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

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

頑頓亡耻頓讀鈍集詬亡節集詬謂無志分也廉耻

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

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

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

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
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
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
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
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
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諍之也
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
譴何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辜耳請室
請罪之室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
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

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
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
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
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
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
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
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
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
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此言聖人屬此節行以御其羣下則人皆懷德
戮力同心國家安固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
不可毀狀若金城也

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
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
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
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義行
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論積貯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
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
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
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皆

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
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
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
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
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狽歲惡不入請
賣爵予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
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
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
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
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

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
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
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
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
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
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
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
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

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
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
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而適足以餌大國
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
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
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
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
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斬與去同去不義諸侯而虛
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侯國皆
在關東故
於東門外立之也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

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諫復封淮南四子

文帝八年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諠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

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
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
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
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
父也白公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白公為亂
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
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胷
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
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
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
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
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西漢書

卷之一



